

二十二年後重履東南亞

羅時實

今年七月又有東南亞之行，從越南、泰國、新加坡而馬尼刺，遊踪所及之處，曾對各該地區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社會各方面作比較深入的觀察。由於民國三十七年我自歐洲返國，途經中南半島，二十二年後所見所聞，變化實在相當的大。滄海桑田，數往知來，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，也許還有那麼一點意義與價值，因此向中外雜誌主編之請，錄之以充中外篇幅。

砲火間歇中的西貢

先說舉世矚目的西貢，這是中南半島整個戰局的關鍵所在。雖然到處壁壘，觸目皆是沙包和鐵絲網架，市面却是熙熙攘攘，舶來品到處充斥，美國貨的賣價只是美國的一半。可是一到郊區，路旁稻田雜草叢生，在從前是一片沃野，而今只有極少數農民，在水牛後面扶着耕犁，點綴其間。這一國家在戰前原以輸出稻米聞名（米輸出僅次於緬甸），現在每年要從外面輸入大批糧食，勉強維持一千七百萬人的生活。因此我們可以想到他們除了軍事而外，最重要的應是經濟問題。

打了二十年的仗，越南將軍們似乎對打仗已

經有了信心。胡璉大使和我們說，以前從臺灣來的總以為我們有許多慘痛經驗，多少可供他們參考。他們的反應是，你們已經二十幾年不打仗，可以到這裏來增加一些閱歷。不過從我個人觀察，他們在邊和實驗的改善農村工作，和在綏靖協調中心聽到的簡報，覺得他們當前比較進步的作法，仍不外是三十多年前從南昌行營喊出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的口號。美國軍事的長處是協調，在西貢和在這裏從美軍聽到的批評，其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最大弱點，仍是協調不夠。

今年四月在東越邊境的突擊是歷來剿共一次最大勝利。以前威脅西貢的共軍，最大一次是前年農曆正月初二之春季攻勢，都是以這裏為策劃和供應中心。春季攻勢經過甚長時間的準備，失敗之後，無力再舉。這回突擊雖然仍有人說有洩漏風聲情事，其打擊却是够上嚴重，至少在一年半內共軍無法再集結如許物資，也不易建立像這樣具有規模的基地。目前越戰事能暫時沉寂，也是因為北越和越共把兵力調往柬埔寨，才有如現在看到的一時小康。

然而就在我們離去的當天早晨四時，有兩響

火箭砲把我們從夢中驚醒。八時我去交通銀行大樓，看中信局的王先生，才知有一彈落在離他住處不到三百公尺的中央市場。返旅館又發現一彈打進總統府花園中的水池，這一彈未曾傷人，離總統住室只有幾十步（當時阮總統住在府內），離我們旅館也不會超過五百公尺。火箭砲只要兩人就可攜帶，白天選定地點，夜間潛入發射，老百姓看到也不敢馬上報告。隨時都能發生騷擾作用。

照目前情形看來，越南的軍隊仗是會打的。只是拿什麼東西去打？土地荒蕪，糧食要靠外國進口，沒有工業產品輸出，觸目都是舶來品，進出懸殊，拿什麼去抵補貿易逆差？政府沒有收入，公務員吃不飽，無法清除貪污；軍餉菲薄，士兵和下級軍官不能養家，遇有機會便想逃跑；還有，連年兵災，鄉間地主無法安居，沒有固定的中產階級，老百姓沒有儲蓄，對共產黨與政府軍，孰是孰非，無法選擇，加上怕共產黨甚於怕政府法律，共產黨藏在那裏，政府不能從老百姓得到情報，無從知道。

現在美金與越幣比率，官價是一比一一七，黑市則在四百上下，通貨膨脹已至十分嚴重地步

。雖然打仗的經驗增加，軍官的膽子大了，在軍力上的確比從前強大得多。可是在另一方面，通貨膨脹促使經濟崩潰，正是發展共產主義最好的機會。何況沒有錢不能打仗，等到大家都沒有錢，軍隊不僅不能打仗，反而成為政府的累贅，因此救急之計是能從美國得到一筆經援，把幣值暫時穩定，才能談到其他的長程計畫。

現在政府能够控制的是「點」，廣大農村仍潛藏不少共產份子，地主有的被殺，有的走了。在我們從西貢赴邊和途中，看到荒蕪的地多，耕種的地少，因此引起我們懷疑問：這不正是土地改革，把無主田地分給難民，恢復農耕的好機會麼？（當前的問題是地主離開土地，難民找不到土地，狡黠的退伍軍人便在公路兩旁，違章濫建，任意耕種）。

除經濟須急救外，次一問題，便是高階層的合作。在臺北，我曾聽美軍高級將領稱道阮文紹總統，到西貢、曼谷又聽到許多對他的好評，他是今日越南的穩定力量。副總統阮高祺掌握軍事實力，精明強幹，急於求好。這兩人能精誠合作，縱有困難，必能解決。越南當前局面，其危險程度超過當年頓寇爾克大撤退的英國，却沒有沉着團結的民衆。因此在上層稍有裂痕，其結果不僅是毀滅他們自己，整個世界亦將受其毒害。假如柬埔寨和越南完了，泰國馬上陷入混亂，那時共產黨的箭頭便會指向印度，這是列寧設計的，征服世界的一貫戰略：「去巴黎捷徑是經過北平與加爾各答」，你想歐洲完了，美國那時能獨存麼？這就是美國不能不投下五十萬人於越南戰場

的最大理由。因此我們憑常理判斷，越南高階層能精誠合作，美國的經援是不會斷的。

今天的越南，除經濟問題外，沒有任何比高階層尤其是兩阮的合作更為重要。能團結合作，不怕美國人製造反對黨（傳說想抬楊文明作反對黨領袖），也不怕佛教徒胡鬧，和無聊政客為虎作倀。合作需要忍耐，要具菩薩心腸與金剛不壞身。聽說兩阮本身都很健全，目前的人望是文紹高過高祺。聖賢禽獸，由人自擇，希望他們能好自為之。

以上係就越南的前途，和存亡問題着眼。接觸面多，未及一一列舉。社會羣相中微感與別處不同的是這裏的女性，比較處在主動地位。商店由女性作主，公園散步是女子挽着男子同走，甚至夫妻結合，也是女性看中男子，由女方發動。他們的文字原和我們的相同，因法國神甫陰謀，把華文拉丁化，由垂直變為蟹行，讀起來比較容易，原有未曾拉丁化的典籍，只好割愛，使越南成為沒有歷史的國家。越南語言和粵語接近，粵人入越肯用心的，半年可以互通情愫，別處人則比較難些。

泰國的戰爭憂鬱陰影

離西貢，飛曼谷，機場離市區車行約半小時，道路平潤，來往各有三線，抵市區商店櫛比，櫛窗陳列不讓往年在歐洲所見。車輛魚貫並行，一派昇平氣象。住的摩天酒樓是一流觀光旅館，華人資本，另聘瑞士專家管理。在我留學時代，往返西歐坐的是法國郵輪，不靠曼谷，這回算是

初到，所見所聞頗多新奇之處。

泰國有兩百年未經戰爭，尤其是這一世紀的兩次大戰絲毫未受影響。自英人據有印度，泰國與緬甸接壤，情勢已甚危殆，賴泰王朱拉功隆毅然變法，以開明方式與英人相處，彼時法國亦進行向亞洲擴展，泰王周旋英、法之間，使國土不至淪為緬甸安南，雖甚孱弱，仍獲保全東南亞唯一獨立國。朱拉隆功的作為甚似日本維新之明治天皇，以介於英、法兩大帝國主義者間，其國民在團結振作上，不及日本之上一心，也未出過如伊藤博文、桂太郎、大隈重信等具有眼光手腕的大政治家。朱拉隆功謝世，繼位者不如他的雄才大略，以是政變屢起。泰皇等於日本藩閥時代末維新前的天皇，國命奄奄一息，僅有獨立之名而已。珍珠港事變之後，主政者為蠶蚊蚊一派，承日本軍方鼻息，等於傀儡政權。日本投降，又馬上換過面孔，與民主集團親近。

當前主政的是他儂國務院長兼三軍統帥。雖然他也是追隨乃沙立元帥，經由政變方式，從蠶蚊手中奪取政權（他是乃沙立副手，乃沙立死，由他繼任），據說他本身亦頗健全，有心振作。在他任內一般說來泰國的政治、經濟、的確是向上發展，對國際政治亦熱心參加。聯合國的遠東經濟委員會和亞太公約組織都設在曼谷，並有新近成立的亞洲理工學院，對泰國經濟和提高科學與技術水準都有甚大幫助。

泰國現在是君主憲政，其皇室地位近似英國和日本，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。兩年前（一九六八）頒佈憲法（第八部）國會分設兩院，他儂元帥

以多數黨（人民聯合黨）領袖任國務院長，仍兼三軍統帥。因兩次大戰未受破壞，在民族主義高漲，英、法都乏力東顧，使泰國解除一切條約束縛，而成為完全獨立國。自中國大陸淪陷，越南征戰廿年，曼谷成為此一地區情報中心，許多民主國家派有大批情報專家，駐此採訪匪區消息。其次是許多國際組織在此設有機構，加上這裏特有的在觀光方面的吸引力，每年有大批旅客來此遊覽，綜合這些因素，加上外來的軍經援助，造成曼谷的特殊繁榮，在國際收支上平衡了因入超造成的赤字預算。

不過近來情況又開始有變動迹象。在柬埔寨戰事以前，雖然越南打了二十年的仗，隔了一個柬埔寨，至多如隔岸觀火而已。現在火已燒至近鄰，以二百年未曾經過戰爭，民不知兵，而又不能不增兵防禦，因此政治圈中到處呈現一種緊張和忙亂狀態，使繁榮的曼谷突然間浮上一層憂鬱的陰影。要增兵便要擴充預算，行憲後預算由國會控制，政府提出三項增稅計畫，在議會討論時悉被否決，因又加以修改，迄今仍在僵持狀態。曼谷表面雖甚繁榮，因乏現代工業，其櫥窗貨物全屬外國進口。我們住的旅館，從建築設備到廁所用紙，幾乎全屬舶來品，在平時進口和出口貿易已有甚大差額，增加軍隊更非現有收入所能負擔。他僑元帥為此受到極大困擾。在他以前很長時間是軍事獨裁，不會感到國會的牽制。解散國會，恢復獨裁麼？違反時代潮流，多少帶有危險性。在民主憲政軌道內走，又到處荆棘，阻礙叢生，大有此路不通的感慨。日前報載他僑院長已有兩

年之後自請退休的表示，足證此刻仍未解開政潮的死結，未來演變，難以逆料。

華裔泰人的潛在實力

我們住曼谷期間，柬埔寨的龍諾亦到曼谷請兵，據說美國也曾有過表示，希望泰國能派兵入柬。問題是出兵要錢。自己增兵，軍費向無從出，入柬作戰，若非美國有負擔武器和軍費承諾，短期不易實現。其次是作戰的效率問題。泰國現有一師派駐越南參戰（名為志願軍），輪番更調，藉此取得實戰經驗。其餘陸海空軍從未上過戰場，一旦戰事發生，其初期效果如何，和我談過的軍官，態度都非常審慎，不敢遽下斷語。我們於訪問他僑國務院長之後，曾被邀往國家安全指揮部，由副參謀總長負責解釋，知其對現有共軍出沒地區探測撫兼施政策，將良善與匪嫌分開，貸給耕牛種籽，助其增加生產，近似越南所見之綏靖善後，和我國農復會在農村方面的工作。自柬埔寨戰事發生，泰國軍事機關普遍進入緊急狀態，高階層每晨都集合研判軍情，有時泰王參加，有直接線路和越南駐軍及越軍入柬部隊通話。說到泰王，這是泰國比較特殊現象，雖然不負責實際行政責任，因其受過現代優良教育（留學瑞士）喜與民衆接近，民衆亦對之具有崇高敬意，不僅視作泰國統一象徵，在危疑震撼之時，亦為泰國的安定力量。在我們旅泰期間從中泰友人口中，得知泰國臣民對泰王的好感，遠過於對政府權要，在世界君主日漸減少之時，這一地區因民主政治尚在學步階段，對一位具有世界目光與

民主素養，為人民普遍愛戴的開明君主，的確是這一國家的無比資產與安定社會的一張王牌。

在曼谷五天印象最深的是這裏的佛寺和僧人。聽說做和尚是每一男人的必經階段，一生之中至少要在寺院過三個月的僧侶生活。我們只到過兩個佛寺，一個是國務院左邊，金碧輝煌，規模已够宏偉。再至皇宮近處的玉佛寺，更是瓊樓傑閣，氣象萬千，與北平的雍和宮規模近似，建築格式則各有千秋。這是泰國觀光第一勝地，旅遊客不來此處，等於未到曼谷。佛教影響及於泰國每一角落，在世界到處動亂，隨地有犯罪與殺伐之聲，泰國僧人整日聽的是慈悲與安貧樂道，睡面自乾，好的方面是因此而消彌許多社會問題，壞的方面是因循敷衍，苟且度日，缺乏競爭進取精神。假如當前的緊張情形持續下去，柬埔寨共軍迫近邊境，非打仗不可之時，習於菩薩低眉的佛教徒，能否激發敵愾，荷戈殺敵，許多人為此心憂，我聞人言，亦有同感。專看曼谷，已足够現代國家的物質水準。次一都市是北方高地的清邁。泰國朋友對我指出，財富分配不均是他們經濟上一大弱點。曼谷的生活豪華處超過西歐，而一班鄉村尚不如以前我們在內地所見，尤其東北部山地居民多數饑寒不繼，貧富懸殊是培育共產主義的溫床，加上缺乏輕重工業，富有家庭享用之豪華奢侈物品，甚少不自外國進口。又因多數泰人缺乏儲蓄習慣，資本不易積聚，經濟不易成長，曼谷雖有許多豪富，其一般國民所得，比之現代工業國家水準，仍有很大距離。

（待續）